

# 陳銘樞新傳

(三)

## ● 朱伯康

### 猜忌矛盾日愈加深

追悼會開過後三天，駐蘇州十九路軍總部接到南京軍事當局密令：略謂：「紅軍大部竄擾閩南，漳州相繼失守，同安亦危，着該軍由海道輸送進剿。所有裝載船隻，已由交通部備用。仍將開拔及到達日期，具報為要。」又在五月二十三日正式接到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調十九路軍駐閩的電令，蔣光鼐、蔡廷鍔接電後非常氣憤，軍令如山，又不能不服從。蔣光鼐感觸甚多，前去上海秘密回港，轉回家鄉（東莞）。蔡廷鍔心中更加煩悶。十九路軍遭到猜忌，陳銘樞被排擠，京滬衛戍司令長官職被撤，在京的交通部長職位亦遭到麻煩，不久即辭職去滬，出國考察。國民政府曾遷至洛陽部分，全部遷回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行政院長汪精衛先後任命蔡廷鍔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光鼐為福建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乘海輪在福建泉州灣秀塗港登陸，駐泉州地區，第六十師

和七十八師相繼在廈門、龍海、嵩嶼、海澄一帶登陸，駐紮廈門、漳州一線。七月六日，駐閩綏靖公署籌備人員到達福州。八月十八日，補充旅譚超秀部由廣東乘海輪開抵福州。至此，十九路軍官兵及文職人員全部到達福建。但蔣光鼐仍在家鄉休養，對政治冷漠厭煩，不肯來福建。福建軍政事務千頭萬緒，辦事甚為棘手，大家都盼蔣光鼐能打消倦意，即來福州共患難。蔡廷鍔乃偕香翰屏專程到虎門太平，轉到他家鄉東莞南棚勸駕。經幾次長談，請以國事和部屬為重，不可固執太甚，蔡廷鍔甚至說：

「如蔣光鼐不回去領導本軍，我亦確灰心意冷，明日返省，即回我家鄉羅定休養，我亦不敢再向你要求了！」蔣光鼐只好答允，隨蔡廷鍔乘輪到福州。

自從一、二八上海抗戰後，陳銘樞和蔣介石、汪精衛，不但發生隔膜，而且矛盾加深。蔣汪對日政策，一貫不抵抗，主張外交解決，要先安內後攘外。認為陳銘樞不聽令不服從，一貫主張抗戰，不斷索餉要援兵，

擴大事態。待到十九路軍大獲全國人民擁護，中外輿論界贊揚，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鍔、戴戟「大出風頭」，「功高震主」，自然招忌。而且這時保衛南京政權的特殊組織「復興社」已經成立，中樞蔣介石汪精衛諸人又引進正在興起的德國希特勒、意大利莫索里尼的一套思想，與十九路軍，神州國光社諸人欣賞的民主自由思想，強硬抵抗的民族主義，出版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文藝書籍，以及誤傳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黨」等活動，必然更招致蔣、汪等中樞要人的猜忌。矛盾便日愈加深了。

### 出國遊歷影響極大

陳銘樞在被排擠出國期間，國內時局惡化，一九三三年一、三月間，日軍大舉進攻熱河，天津日軍亦在蠢動，文化古城北平已在威脅之下。與東三省及熱河接界的長城各口要塞，喜峯口、古北口、冷口等地，已處於戰爭狀態之中。在福建的蔡廷鍔，請纓援熱，組成援熱先遣軍，譚啟秀為第一旅旅長

他影響極大。

張炎為第三旅旅長，自任總指揮，取道東江樟木頭，乘車北上。蔣光鼐于二月廿二日致電張學良，謂蔡廷鍇已精選精銳，取道北上，參加援熱殺敵。但援軍北上至粵境受阻，又在三月廿五日抵達湖南未陽時又受阻，熱河及長城各關口相繼失陷，繼之五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代表熊斌與日軍司令岡村寧次所簽《塘沽協定》已成立，承認日本佔有東三省及熱河，綏東、察北、冀東廣大土地中國不能駐兵，為日軍自由出入之地，成為非武裝區，華北特殊化。中央逼令蔡廷鍇先遣軍回閩。此舉空用去二十餘萬元軍費，無功而回。六月一日蔣光鼐致電蔣介石、汪精衛，反對《塘沽協定》，福州各界民眾舉行抗日示威遊行。但中央卻一再迫令十九路軍「剿共」，矛盾亦在加深。此時陳銘樞在歐洲，遊歷英、德、法及蘇聯，先後半年，接觸新事物、新思想，認識了很多留學生，如留英的政治學博士程希孟，留法的經濟學博士林崇墉，他們對國內政治不滿，尤其對日本投降妥協政策，對人民的獨裁、專政，十分反對。人心苦悶與憤激普遍發展，留學生們就鼓勵，勸說陳銘樞，擔當救國大任，能為國家前途，登高一呼，以挽救危亡。有的人在見面談話時，痛哭流涕，覺得國家軟弱多難，非有強而有力的人出來，為了救國，無所顧忌，不惜犧牲、領導一次新的政治運動。陳銘樞本是熱血男兒，又有佛性，既有感情，又有抱負，這次半年的出國遊歷，對

侵犯時，其他兩省應以全力援助。以抗日救亡名義，既不擁護中央，亦不反對中央。蔣光鼐即邀蔡廷鍇至福州共商。當時南方粵桂兩省對中央貌合神離，為鞏固自己，故有此建議。蔣光鼐、蔡廷鍇則懷疑西南當局與閩合作，是否在於誠意。只感到自身因淞滬抗戰甚得人民擁護，令南京當局嫉妒，近來中央應撥給之軍費縮減，利用調訓下級軍官到南京軍校受訓機會，收買利用，加入秘密組織，暗中報告軍情，引起蔣光鼐、蔡廷鍇的不安。二人有進退兩難，有消極辭職不幹之心。加上這時（一九三二年七月）紅軍彭德懷、滕代遠率領東方軍，由江西廣昌向福建進軍，在連城朋口包圍區壽年七十八師，吃掉兩個團，區壽年退出連城，向永安逃避。繼之閩北將樂、歸化告急，蔡廷鍇親率譚啟秀補充師與六十一師配合，經大田、沙縣、水口、龍溪口、西芹等地，解救延平之圍。不久，紅軍自福建（大部分地區）撤退，十九路軍始稍獲安定。經此戰役後，十九路軍深感兩面夾攻，自身生存亦有問題。陳銘樞將軍在福建各部隊視察演講一周以後，即回香港。回港即和李濟探商討時局問題。在上海的胡秋原、劉叔模，因中央研究院秘書長（總幹事）楊杏佛遇刺身亡，恐禍及自身，相與匆忙去香港，住陳銘樞家。原來蔡元培、鄧演達與陳銘樞三人在北伐初期已有深厚友誼，其中曾有一段密約，合作反蔣獨立，以挽救革命危局的秘密來往。（見《寧粵

一九三二年六月初，陳銘樞自巴黎回國，蔣光鼐和蔡廷鍇特自福建赴香港接船，表示敬意。抵香港不數天，即同蔣光鼐、蔡廷鍇往福建，與袍澤一話闊別。到閩後，受到部隊極大歡迎，即應邀到部隊演講訓話，先到漳州七十八師芝山教導隊，那時朱伯康在七十八師師部工作兼芝山教導隊教官，即陪同為之執鞭當嚮導。繼到閩西及泉州、福州各部隊駐地，又在歡迎會上，均作演講。對俞獻誠（後名徐力行）所帶之連，軍風紀之好，訓練之勤，極為贊美，譽為十九路軍的模範連。所演講內容，不外救亡、抗日、民主改革，革命圖強。其中心思想大都是「不抗日，國家不能獨立，不改革和革命，則民族不能自救和振興。」他說：當此國家內憂外患不斷緊逼之際，應該政治更張，給人民以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全民族一致反抗日本侵略，才有出路，這才是當前救國的根本。在演講中，不免有許多對當局尖銳批評的言論。有一篇演講稿刊登在《讀書雜誌》上。消息傳開，受到人民的歡迎，而更遭到南京當局的嫉忌，擴大了中央與十九路軍的關係之惡化。

### 聯共抗日簽立協定

在此期間，粵方派代表至福州見蔣光鼐，商量軍事合作問題，建議粵、桂、閩三省，實行軍事互助，三省中任何一省受到敵人

《合作親歷記》)楊銓(杏佛)是蔡元培秘書，劉叔模在楊杏佛遇刺前兩天接李濟琛、陳銘樞密電，要胡秋原與劉叔模去見蔡元培和楊杏佛，邀請二人赴港一行，面商極重要的事。胡秋原雖未見二人，聞楊遇刺，亦恐與該密電有關，於是劉叔模、胡秋原二人為避禍計，即去香港。到港後，也多少與聞了醞釀福建事變前各項活動。這時到香港陳家的客人甚多，有兩廣軍人，有南京政界巨頭，有上海及華北各地來的政界代表，主要人物有馮玉祥代表余心清，有第三黨負責人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湘，還有陳的朋友蔣方震、梁漱溟、徐悲鴻、歐陽予倩。政治大事，曾在李濟琛公館秘密討論幾次，大家同意，首先聯合兩廣反蔣抗日，再而聯共抗日，以挽救中國于危亡。在兩廣方面，經蔣光鼐因公子婚事回粵之便，與廣東當局商議之後，知無誠意，中止再談。於是決定，聯共抗日，走政治改革的新路。這方面，因中共已有幾次公開文告，如在日軍佔領山海關、熱河告急之時，一月十七日發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三條件下，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三條件是：「1.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此後還有同樣意義的文告多種。十九路軍既有聯

共反蔣之意，首先由李濟琛派第三黨之朱蘊山到上海與胡鄂公接洽沒有結果。於是陳銘樞派梅翼彬、陳公培、劉伯垂諸人試圖與中共聯繫，亦無具體結果。在福建卻聯繫成功。九月二十一日，蔣光鼐、蔡廷鍇派陳公培為代表，寫好書信一封托他帶去，由前線遣送去蘇區。二十二日，陳公培及其隨員到達南平的王台彭德懷東方軍司令部，受到熱情接待。並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二十三日彭德懷接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指示，願與十九路軍談判條件，提出須立即停止對蘇區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釋放政治犯，及保證人民團體有各項自由權利。陳公培除詳細敘述來意外，同意三個條件，並要求紅軍退出洋口，雙方以泰寧、將樂、建寧、清流、連城為疆界，互不侵犯，雙方對談判內容報告各上級外，須保守秘密。彭德懷寫了一封回信給蔣光鼐、蔡廷鍇請派正式代表到蘇區中央，作進一步直接談判。陳公培回來後，蔣光鼐、蔡廷鍇派總指揮部秘書長徐名鴻為代表，偕同陳公培，於十月下旬到達瑞金，由周恩來接見，並派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潘健行(漢年)為全權談判代表，雙方深入具體談判細則，簽立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共有十一條。協定中說：「雙方為挽救中華民族之危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並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屢次宣言，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初步協定條件」。協定主要内容有1.雙方立即停止軍

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線(具體規定如附件)，雙方在該線不得佈置主力部隊。2.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3.立即釋放在獄中之政治犯，4.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贊同境內民眾抗日反帝等之組織活動和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簽立。雙方代表潘健行、徐名鴻簽名。接著，蘇區中央財政部長林伯渠，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派商業總公司總經理賴祖烈及副總經理劉秉奎，前往龍岩，與閩西善後處負責人陳小航、傅柏翠簽定了「邊界貿易協定」。二十七日起，紅軍兩縱隊返回江西泰寧集中，東方軍結束東線戰鬥，雙方前線休戰，平安無衝突。

### 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與紅軍軍事行動停止後，於十月底，蔣光鼐偕同陳公培秘密抵港，將詳細情況告知陳銘樞，即在李濟琛公館會議，參加者有張文、徐景唐、徐謙、陳友仁、余心清、黃琪翔、章伯鈞等，由陳公培作了瑞金談判的詳細報告，大家討論決定，下個月開始行動，成立一個新政府，由國民代表大會來產生。香港會議以後，大家就分頭去福州進行籌備工作。陳銘樞與蔣光鼐回福州，與蔡廷鍇商量。當初蔣光鼐、蔡廷鍇二人均主張舉事日期不宜太急，待條件成熟再決定。這時蔣光鼐見到蔡廷鍇後，即說：「廷鍇，我們時機

到了。我們要實行抗日，要抗日非革命不可。南京政府既不能領導我們抗日，中華民族解放無望，中華民族必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萬劫不復！我今已答應陳銘樞了。」蔡廷鍇說：「陳銘樞究竟如何做？關於財政、軍事，有無把握？」正在談話間，陳銘樞到了面前。陳銘樞說：「孫中山革命時代，手無寸鐵，尚能成功，且革命不能計成敗。」蔡廷鍇說：「成功失敗，本不足計，但如何做起？乃是大問題。」陳銘樞說：「現在決定，與各黨各派聯合，組織聯合民主政府，李濟、徐謙亦贊同。」於是，蔡廷鍇說：「確要如此幹，當與各將領說明白，並徵求意見，俾能集思廣益，堅定自己意志，齊一自己步伐。」說完以後，蔡廷鍇第二天返漳州，經考慮，乃召集各師長以上開會討論。即往龍岩，召開軍事會議。蔡廷鍇即席說明在福州與陳銘樞、蔣光鼐所談之事，密告各將領，徵求意見。他們各人均無意見表示，心裡縱有不滿，亦不敢吐露半點。大家均是一樣說法，願意服從。蔡即席想起陳銘樞曾對他說過：「我到龍岩，與張炎、區壽年兩師長談及，他們極有革命性，且絕對服從。惟六十、六十一及補充師各將領頭腦比較舊，也可改造」。蔡在當時想到這些，雖知尚無充分準備，很多很難實行，但是大勢已定，南京中央亦已發覺，各省人士已紛紛集中福州，革命情緒已達最高潮，不同意也無濟於事。十一月十八日，經陳銘樞提議，十九路

軍各將領及來福州參加舉事各代表，在福州名勝區鼓山戚公祠補山精舍，召開緊急秘密會議，作最後決定。到會有李濟、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黃琪翔、徐謙及十九路軍各軍長、師長、總參謀長等，會中曾發生爭論，集中的爭議焦點，是起事的时间，準備是否充分，有無把握把握？會議從上午一直延續到深夜，十分緊張。終於按照李濟、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的主張，採照香港會議時的決定，在二十日宣佈成立人民革命民主政府，定國號為「中華民國」，由人民代表大會主持成立。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在福州南較場舉行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全國二十五省和華僑代表百餘人到會，參加大會群眾多達十萬人。大會主席團十七人，總主席黃琪翔致開幕詞，李濟、蔡廷鍇、薩鎮冰、余心清、陳友仁、蔣光鼐、姚提昌、戴戟、李章達、何公敢、翁照垣等相繼發表演說。黃琪翔宣讀《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權利宣言》，隨後通過《人民權利宣言》及《政綱》十八條，組織人民革命政府，制定新國旗等案。

《人民權利宣言及政綱》係胡秋原所起草，經過在香港時醞釀，到福州時由李章達主持召開的籌備會上詳細討論，又經鼓山秘密會議審議，最後在代表大會上宣讀通過，是革命民主政府最主要的文件。宣言着重兩大宗旨：「救護國家，保障人權」。政綱第一條：中國為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第二條：中國國家之獨立，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第三條：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有叛背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第四條：實現農工生產人民之徹底解放。第五條：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關稅自主。第六條：實行計口授田。第七條：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第八條：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肅清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寄生分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分子，肉體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第九條：人民有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第十條：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第十一條：否認南京政府，第十二條：號召全國反蔣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以打倒南京為中國中心之國民黨系統，第十三條：於最短期間召開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第十四條：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獨立之自由國家。第十五條：消滅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產人民之政權。第十六條：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利。第十七條：保障一切生產人民之絕對自由平等權。第十八條：剷除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封建制度，發展國民經濟，解放農工勞動群眾。通過「人民權利宣言後」，又通過「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案，制定新國旗。新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星。」並宣佈成立中

華共和國和人民革命政府。

當晚，大會主席團在原綏靖公署開會，決定成立人民革命民主政府，選出李濟、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薩鎮冰、徐謙、李章達、何公敢、陳友仁十一人為國府委員，推李濟為主席，彭澤湘為秘書長。國府設三個委員會，兩部、一院、一局、（軍事、經濟、文化三委員會，外交、財政兩部，最高法院和國家保衛局）以李濟、余心清、陳銘樞分任主席，陳友仁為外交部長，蔣光鼐兼財政部長，徐謙為最高法院院長，李章達為國家保衛局局長。

### 任政治部主任之職

軍事委員會，負責掌管海陸空及人民武裝一切事宜。由委員十五人組成，任黃琪翔為參謀團主任，陳銘樞為政治部主任，蔡廷鍇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十九路軍總指揮。經濟委員會，管理全國經濟設計和不屬財政部的經濟、行政。委員十一人，余心清為主席，章伯鈞為土地委員會主任，許錫清為商務委員會主任。文化委員會，管理全國文化教育、民衆訓練等事宜，陳銘樞為主席，委員有梅龔彬、章伯鈞、程希孟、劉伯垂、徐悲鴻、歐陽予倩、王禮錫、胡秋原、王亞南、林崇墉、黃良庸、林植夫等，劉叔模為秘書長，胡秋原兼文化宣傳處處長。王禮錫為民衆訓練處處長。此外胡秋原還任福建民日報（改名《人民日報》）社長，十二月十

二日，因公務繁忙，無暇兼顧，改由王亞南接任。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深獲人民擁護，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州工會聯合會，召開第四次會議，一致通過「擁護革命政府，打倒蔣介石」決議案，通電全國。晉江縣開倒蔣救國會，發出通電，一致決定「擁護福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決議，誓死打倒禍國殃民之政府，建立人民政權。」美洲華僑致公黨總部，發來通電，表示「擁護人民革命政府」，並說「人民革命政府秉承公意，崛起閩，排除黨治開放政權，高揭共和，建樹新國。海外華僑，悉候驅策。敝團願竭綿力，效命新邦」。十一月廿四日，漳州、廈門兩地群眾召開慶祝大會，熱烈擁護人民政府，推翻賣國統治、為民族開闢前途。十二月初九日上午九時，福州人民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慶祝大會，工商商學兵各界參加者五萬餘人，情況熱烈。晚上舉行提燈遊行。十二月十七日，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還以華僑捐款定購飛機五十餘架。

### 國民政府處理閩變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國內各方政治實力和有代表性人物反映並不一致，絕大部分是觀望。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國民政府三八四次中政會，決定嚴厲處理閩變，頒布討伐令。二十六日，蔣介石派飛機散發傳單，散布「十九路軍不速歸來，數日內轟炸福州

」等處。同日，胡漢民致電何應欽，謂十九路軍鋌而走險，指責南京政府「執行者營其私」，「由媚日而公然賣國，由專制而任意殺人」。表示超然立場，而不參加。兩廣實力派方面，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時，由陳銘樞、蔣光鼐，電請陳濟棠、李宗仁，一致討伐蔣介石南京政府。不數日，陳濟棠、李宗仁等回電，一反日前曾有合作協商態度，權衡實際，就反唇相譏，對福建起事橫加指責，誣蔑十九路軍與紅軍合作是「自陷絕境」，要陳銘樞「幡然改圖，以免盡入歧途」。十一月二十二日，西南政務委員會開第九十六次緊急會議，決定：西南對時局主張，仍如夙昔。「閩省舉動，無異叛黨」，「西南對此聲罪改討」。電福州忠告，「迅速覺悟」。當晚，陳濟棠赴韶關，翌日飛贛州，見蔣介石進行會商，完全倒向蔣方。十二月十六日，胡漢民在香港發表時局宣言，聲言「國內政治，厥持三義：抗日、剿共、打倒軍閥。對寧對閩，皆抱絕對反對態度。」實則胡漢民及西南政務會的態度，以半獨立姿態出現，對雙方均有責備，望風轉舵。開始時要求南京不用武力解決閩變，繼則看見十九路軍孤軍作戰行將失敗時，就扣押過境軍火武器，不准在粵募兵，停止原先每月支助十九路軍的協餉，並收編在贛粵軍，調至閩粵邊境，名曰保境安民，實則防閩又防蔣，擴充自己實力。

保衛民權大同盟的蔡元培，為求和平解

決閩變，奔走于贛寧之間，進行勸說，但無成效。陳的另一老友國府主席林森，設法調和，不用武力，亦無結果。孫科、張繼曾是合作伙伴，此時轉舵，認為閩變是「藉外力以資內亂，是叛黨所為」，主張武力鎮壓。

于右任為十九路軍首腦「痛惜」，認為他們是「受謬妄之煽惑，以致誤入歧途。」在泰山隱居的馮玉祥則認為「自己無本錢」不能實際參與。他在五賢祠接見「大公報」記者說：「國家到此危急存亡之秋，無論何人，應將一切恩怨及權利拋開，拿出良心來，共同挽救危局。此時政府方面應以責人之心，反躬自責。諸事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以大多數人意見為依歸，自可化干戈為玉帛，使民衆免遭塗炭。」馮在隱約之間，偏袒福建。報界言論界多數同情閩方，《大公報》認為閩變實為「中國革命之一大問題，亟待當局之反省。主編王藝生在《十年觀潮記》中，稱贊十九路軍，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統治失望和不满。上海《申報》評論，認為「閩變提出退出國民黨，創立全生產人民政府的口號，其意義至為重大」。並說：「武力不過是制止亂事的一種消極手段，而改良政治，卻是一種積極方法。」天津《益世報》說：「閩變發生的責任，中央政府一般當局應該自負。」又說：「武力可以解決十九路軍，而閩方借以號召的一切原則，武力都不能消滅。十九路軍可以戰敗，而遷政于民，取消黨治的原則。實不容戰敗。」北平《晨報

### 中共態度大出意外

社陳溥生，還曾到福州公開支持閩變。但中共方面的態度，則大出十九路軍意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間，當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當晚，莫斯科塔斯社的廣播說：「福建事變，是英日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機關報《工農報》，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題為「蘇維埃還是人民革命政府」？指出：「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是在五次「圍剿」中，企圖挽救垂死的反動統治的，一個社會法西斯的反革命集團。它的每一條政綱，都是與工農勞苦群衆利益相違背的，不能實現的欺騙的口號。」十一月底，瑞金中央蘇區《紅旗週報》，第六十三期，發表社論，題為「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在分析了福建事變的原因和性質之後，認為福建人民政府是「一種新的欺騙」。提出「要利用這有利形勢，來開展我們的鬥爭」。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說閩變是「反革命派欺騙民衆的把戲」，「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之中找出路的份子，必然會遭到悲慘的失敗，而變成反革命的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十二月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下發《關於福建事變宣傳大綱》，共有十條，宣傳方針是：無情的揭露福建人民政府的實質，及其政綱的反動性，號召勞動群衆「拋棄一切幻想，建立發展蘇維埃政權」。當時

只有張聞天的文章，與上述文告不同。十一月二十六日，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卅六期，有張聞天的「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社會主義的鬥爭」一文，文中說：「蘇維埃政府的三條合作抗日宣言，是對所有國民黨軍閥說的。號召一切在反動營壘中真正愛國分子，同紅軍一起，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而戰。明確指出：「只要誰能接受蘇維埃政府的三條件，那麼，即使雙方有著怎樣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立場，即使雙方在其他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紅軍為了挽救民族的危機，是願意同這些國民黨軍隊訂立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張聞天還批評，那些自命清高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把談判當作兒戲，或簡單的「玩把戲」，否認妥協的可能性，實際上對科學社會主義「一竅不通」。雖然如此，有有限的合作，還是有進展的。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簽立《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之後，瑞金蘇維埃政府委派潘漢年為全權代表，常駐福州，黃火青（一青）為秘書，吳振英等二人為警衛員，隨同徐名鴻、陳公培入閩，住綏靖公署。繼之又派張雲逸為代表，與十九路軍閩西善後處陳小航，根據《協定》精神，具體規定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十一月底共黨中央又派羅明到福州，一方面與潘漢年聯繫，另外則根據中央指示，推動福建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反蔣工作。福州店員總會成立，通電「

反帝倒蔣，擁護人民革命政府」，並決議籌組「反帝倒蔣大同盟」，十一月三十日，福州工人反帝聯盟正式成立，派宣傳隊到各工廠，號召推翻反革命國民黨統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法西斯。福建人民政府根據《協定》釋放政治犯並保護群眾團體反蔣抗日愛國活動。十一月三十日，李濟琛以主席名義發布人民革命政府第七號令，宣佈赦免「因反蔣的革命行動或言論而遭逮捕監禁者，因政治壓迫，普通刑事犯及違警犯，一律赦免。」軍事方面，經周恩來等的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彭德懷、楊尚昆率紅軍三軍團，由江西開往福建，曾致電福州人民政府秘書處，告知紅軍出動路線，請派飛機配合作戰，以便迅速消滅蔣軍。一月中旬，紅軍在清流、沙縣追上蔣軍兩個師，電告十九路軍派一個團守住閩清，以便兩面夾擊。當蔣軍到達閩江以南，有趨永泰跡象時，又通知十九路軍，準備夾擊。因為軍事發展迅速，未曾及時配合。彭德懷曾提出建議：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靠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出兵威脅南京、上海、杭州，以支援十九路軍，並破壞蔣軍第五次圍剿計劃。但這一建議遭到黨內「左傾」關門主義者的反對，被批評「這是脫離根據地的冒險主義。」

### 抽調部隊入閩討伐

但由於中共發表宣言攻擊福建政府，福

州也發生了罷工運動，同時第三黨準備在連江實行計口授田，後方不安。於是陳銘樞、蔣光鼎等邀請青年黨孤軍社和讀書雜誌的人士組織生產人民黨，並迫第三黨解散，加入「生產人民黨」。後方尚甚安定，但蘇方軍事緊張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蔣介石在南昌，他根據獲得的各方情報，審度了當時國內整個形勢，決定非迅速撲滅這一事變，否則將動搖他的統治地位。即和熊式輝、顧祝同、陳誠、林蔚等商討，決令立即從各方面抽調部隊入閩，討伐十九路軍。十一月二十一日，即令三十六師宋希濂部，冷欣第四師，李默庵第十師，劉戡第八十三師、湯恩伯第八十九師，歸衛立煌指揮，即日由江西撫州出發，經金雞、資溪蘇區邊界，進入福建集中邵武，佔領洋口、順昌，與劉和鼎部匯合，包圍延平（南平）。又令蔣鼎文為第二路總指揮，率李玉堂第三師，李延年第九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集中江南城，經撫州、東鄉、貴溪、弋陽、上饒、廣豐，進入閩北浦城；限于十二月二日至十五日佔領政和、屏南等地。再令張治中，率領王敬久第八十七師、孫元良第八十八師，由駐地南京、常州、蘇州集合，經杭州、衢州，進入閩北，向建甌進攻，完成對古田縣的包圍。再令七十九師、八十師，為後續部隊，隨後入閩，接防由進部隊不斷推進的地方。此兩師歸蔣鼎文指揮。又令毛邦初為空軍指揮，集中飛機于浙南與閩北，不斷進行偵察轟炸與掃

射，作戰役配合。任命陳紹寬為海軍指揮官，負責海上封鎖。以上部隊陸軍精銳已達二十萬，迅速入閩其人數之多，時間之急為歷次內戰所無。十九路軍共只五萬人，又有異軍盧興邦在其側，軍事指揮權，屬於軍事委員會，李濟琛、黃琪翔及陳銘樞，他們初入閩，情況不熟，陳銘樞對蔣介石迅速調集主力入閩，估計不足，過於自信，以為十九路軍戰鬥力強大，可以一當三，足抵十五萬蔣軍，況蔣軍受紅軍牽羈，一時不可能調十五萬以上兵力，十九路軍抗日反蔣深得人心，只要支持三個月，全國局勢將全部改觀，過於依賴與紅軍的合作及國內反蔣力量的支持。結果，兵力集中於福州周圍，一旦發現蔣軍迂迴永泰、向莆田方面推進，便匆忙向泉州撤兵，只在延平九峰山打了硬仗，第五軍司徒非師，全部不到四千人，要抵禦劉和鼎的五十六師，冷欣的第四師，宋希濂的三十六師，兵力相差懸殊，寡不敵眾，雖堅持猛打了五天，死傷甚大，延平終於在一月十日失守。再是水口之戰，水口位於延平、福州之間，是古田溪注入閩江的匯合處，是保衛福州的戰略要地。第五軍譚啟秀率軍部和兩個團駐防，與古田守軍相呼應。古田為福州重要屏障，四周有城牆，位於叢山環抱之中，西北與建甌相通，東南與福州相連，北通政和，南與閩江邊水口相接。第五軍趙一肩師率三個團（缺一營）在此駐守。蔣介石主力軍佔領延平以後，集中七八倍的兵力，由

空軍及重砲兵掩護，向水口發動強攻。主力軍李延年第九師、李默庵第十師、李玉堂第三師、共十二個團，又有第五十六師作預備隊，十二月七日戰鬥開始，蔣軍第十師由灣口過溪，攻擊水口，第九師從棋干山正面發動總攻，蔣軍又調重兵由兩側迂迴，襲擊後方。戰役一開始，就十分激烈，傷亡甚大。

雖然譚啟秀部頑強抵抗，但援軍未至，寡不敵衆，第二晚水口失守。譚啟秀隻身乘木筏突出重圍，全部守軍除死亡外，所剩無幾，終被繳械。水口失守後，蔣軍猛攻古田，主攻部隊爲張治中第四路軍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穿過閩北山區，于一月四日陰擊了援軍，切斷古田與水口的交通，對古田實施包圍。在古田外圍，蔣軍又增衛立煌指揮的三十六師、八十九師于槐門亭一帶，調八十師進駐屏南，留第三師、第十師在水口附近策應。十九路軍，趙一肩頑強抵抗。但古田一時大軍雲集，兵力超過守軍十倍。張治中令部隊只緊緊包圍不下總攻擊令。雖然趙一肩師在外圍伏擊戰中，打死打傷蔣軍千人以上，張部亦不攻擊前進。自一月四日至六日，只圍而不打。張治中對部屬說：「此次攻取方略，先攻延平，次攻水口，俟兩地克服，則古田之敵，如甕中之蠶，可避免攻堅所受之犧牲。」因爲張治中第五軍兩個師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日中，與十九路軍曾並肩作戰，均有舊情，不忍互相殘殺，故亦不求硬攻。圍至一月十一日，十九路軍主力自

福州南撤，古田孤立，蔣軍下令總攻，張治中致書趙一肩，勸他出走。趙乃派副師長陳任之出城，表示願降，守軍在東門外受改編，趙一肩離軍出洋考察。古田戰事結束。

### 結束福建人民政府

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蔣軍已大舉入閩之時，李濟琛、陳銘樞派尹時中赴江西瑞金，經閩西龍岩，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到達瑞金，先後見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諸人其間和軍事負責人劉伯承、朱德見面較多。尹時中要求「紅軍稍向東移，靠近閩北，與十九路軍聯接。以免兩方軍隊有缺口，易爲敵人所乘，向中間突破。」劉伯承答應考慮這一意見。過了幾天，約在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尹時中訪問劉伯承時，問及前方軍情，及關於軍隊調動問題的決定時，劉答復說：「據報十九路軍在古田一帶與敵稍有接觸後，即節節退卻。我們還要看一看變化爲何，再決定。」再過幾天，走訪劉伯承，劉說：「十九路軍已放棄泉州、漳州至龍岩。」再過些時，尹接到徐名鴻自龍岩來電，謂「政府已失敗，可即回」。於是尹時中離蘇區回到龍岩。（見尹時中：《福建事變中我代表李濟琛陳銘樞赴瑞金洽談經過》）

隨後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紅軍「東方軍」包圍沙縣，隨即在青州擊潰由延平增援

沙縣的蔣軍第四師。但一月十二日趙一肩已被解除武裝，未能取得聯繫。同日，蔣介石下令委陳儀爲福建省政府主席，省府暫設延平。十九路軍退出福州之前夕，福州商界籌集一批鉅金，請薩鎮冰送十九路軍，十九路軍婉謝。但十九路軍，拿出一筆錢交許錫清與劉叔模，分送上海來容的文化界人士作回港旅費。一月十四日，十九路軍主力四萬餘人撤離福州，渡過烏龍江，沿福廈公路南撤，蔣軍沿途派飛機不斷轟炸，福州防務由原駐海軍接防，沿途民衆貼標語「歡送十九路軍」，「十九路軍雖敗猶榮」。「十九路軍軍紀天下無雙」、「十九路軍前途珍重」。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乘飛機到泉州。蔡廷鍇率衛隊乘車南撤。陳友仁、徐謙、譚啟秀、劉叔模、胡秋原、王禮錫、王亞南、程希孟、許錫清與梅龔彬、潘漢年搭外輪去香港。一月十五日，蔣鼎文第三路軍未經戰鬥，佔領福州。蔣介石任命蔣鼎文爲東路軍總司令。

十九路軍在福泉公路一線南撤時，蔣鼎文部隨後追擊，十九路軍第三師師長張君高立即組織反擊，戰鬥十分激烈，蔣軍不支敗退，傷亡慘重。蔣軍賴空軍狂轟濫炸的支援，始得保存戰場殘部，十九路軍已順利通過險區。快抵泉州時，張君高又組織一次銳不可當的攻擊，且戰且退，使蔣軍劉戡師懾於威力，不敢接近。待張君高師走完後，始尾隨前進，全師仍步步警戒，心有餘悸。但緊



追的蔣軍三十六師在莆田城北五里處，受到十九路軍後衛部隊第四十九師的猛烈阻擊，死傷甚重，蔣軍三十六師三二六團團長王作霖陣亡，營連長死傷多人。四十九師又在五官口、太平橋等處，節節擊退蔣軍，壓制了蔣軍氣焰，保證主力各師安全到達泉州。

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一日，十九路軍第二軍軍長毛維壽以參謀長趙錦雲為代表，奔走和平，達成協議，投降了蔣介石。當日宣布：1. 十九路軍所屬各軍，按原番號縮編為師，照原編制名額，聽候點驗。2. 師級以上，如願深造者，給資出洋留學，不願者給資遣散，或調相當工作。3. 團以上將校，應由中央遴員接充，營以下仍供原職。4. 團級以上願深造者，分別送陸軍大學特別班或中央軍校高級班學習。5. 編餘官佐士兵分別補充入閩部隊缺額，其餘年老體弱者，給資遣散。同日，蔡廷鍇離開泉州，經漳州飛往閩西。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通電接受以上條件，「擁護南京政府」。福建人民政府自成立至此僅兩個月，宣告結束。

### 化裝入粵定居香港

在改編過程中，翁照垣、廖榮榮、石抱奇、黃鎮、謝鼎新等團抗命，向西突圍。大部未能成功，四處逃散。有的連隊不服，被強令繳械時，發生騷動，鳴槍示威，大罵賣國的走狗。二月二日及三日，萬餘不服從改編的官兵，被強制登輪，遣返回粵。二月七日，七十八師開往河南歸德，六十師調開封，六十一師開蚌埠，四十九師開武昌，所有

原任連排長均被撤換（違背原「協定」），光榮的十九路軍，至此基本上被消滅。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下旬，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何公敢、徐名鴻相繼到達閩西龍岩。軍官團、炮兵營、工兵營、高炮部隊，周力行團共約四千餘人，亦集中到龍岩。這時廣東陳濟棠打來電報，願意收編餘部，蔡廷鍇派鄧世增為代表，與粵方接洽。鄧攜回粵方接濟軍費十餘萬元，決定受粵方改編。正式編為廣東第一集團軍獨立第三旅，任黃和春為旅長。歸粵軍駐防閩邊的獨一師黃任寰指揮。瑞金方面周恩來打給蔡廷鍇電報，遲到，蔡未接到。此後雖派人接蔡去蘇區，蔡不願往。蔡經汕頭于二月十九日去香港。當時李濟琛、蔣光鼐曾派華振中飛汕頭與粵方李揚敬接洽，要求協助過境。粵方只准李、蔣、蔡過汕頭，不准陳銘樞、黃琪翔過境。李濟琛與蔣光鼐即飛汕頭，去香港。陳銘樞與黃琪翔化裝入粵，經鍾紹葵幫助，用鍾部採辦員名義，搭上小船，從韓江水路到潮州，再乘車到汕頭，去香港，居銅鑼灣自置住宅。二月二十五日，徐名鴻回鄉，在大埔被陳濟棠部隊逮捕，經密電蔣介石，以「背叛黨國」罪，被就地槍決。留下遺書二，一致國人，一給家屬，內云：「人權宣言未能實現，今日以身殉，以報十九路軍和同胞」，「死後葬湯坑，請蔡賢初寫墓碑：社會主義者徐名鴻之墓。」在粵被改編的黃和春旅，於二月二十六日被繳械，周士第團長以機智單騎脫險，進入蘇區。十九路軍遺部至此亦被消滅。

閩方迅速失敗和寧方迅速勝利的原因自然甚多。最重要者：在政治上，事前準備未周，對自己的聲望和戰鬥力自信過甚，對方估計過輕。其二，改國號（此出於第三黨之主張），改國旗（此出於一部分青年黨之主張），不僅十九路軍袍澤不願，且使原來答應聲援此有詞可藉而卻步。軍事上重要原因有四：1. 南京方面，用大量空軍，不斷轟炸前線陣地，又炸陸路交通線，尤其對部隊行軍及駐軍地方，主要城市福州、泉州、漳州等處集中轟炸，使十九路軍及人民政府隨處遭受損傷。十九路軍並無作戰空軍，根本無制空權。2. 蔣軍入閩部隊全係嫡系精兵，人數超過十九路軍十倍，迅速集中，快速進軍，並集中了海軍、空軍及炮兵的優勢力量，加上劉和鼎軍聯合作戰。3. 蔣介石當時住在福建廈門等地有情報網，甚至南京間諜即住在十九路軍一位高參家中。因此對十九路軍及李濟琛、陳銘樞、蔣、蔡的計議，政策方針和行動，瞭如指掌。乘閩方議論紛紛，忙於作行政、立法、出文告部署不定之時，迅速行軍，取得了先發制人之利。（參看宋希濂《我參加討伐十九路軍戰役回憶》，及其他有關人士《回憶錄》）。4. 最重要的，是共軍未能如約赴援，且一時退出閩西，使中央軍得以長驅直入。這件事，有人歸咎於當時軍事實力派的領袖們，也有人歸咎於當時黨的國際派領導方面。究竟如何，在沒有進一步資料證明以前，我不敢斷言，不過，十九路軍失敗後，江西共黨和紅軍也被迫《長征》了。（未完待續）